

書介

圖文：草 草

碧城樂府

作者：林汝珩
編注：魯曉鵬
出版：香港大學出版社

定價：港幣120元



林汝珩(號碧城, 1907-59)是傑出的香港詞人。他的詞集《碧城樂府》是香港文學的瑰寶,是整個現代華語文學中的優美篇章。原書1959年出版,只在小範圍內的親戚、朋友、詞人之間流傳。這次再版,使原書第一次得以和廣大讀者見面。新版本

包括(導言)和相關附屬材料,比如其他堅社詞人在堅社社課中的詞作,以便比較研究。本書編者魯曉鵬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比較文學教授。

絲之屋

作者：安東尼·赫洛維茲
譯者：趙丕慧
出版：皇冠文化

定價：新台幣299元



華生醫生的神秘手稿面世,在這次奇案中,福爾摩斯居然是兇手?!故事開頭看似很單純,只是幫畫商尋找行蹤不明的仇家,福爾摩斯與華生卻在探查中陷入「絲之屋」的神秘霧中……真相正在浮出水面,兩聲槍聲傳來,屋子中的女人倒在血泊中,旁邊卻是握槍昏迷的福爾摩斯……本書是百年來柯南·道爾家族首度授權的全新正宗續集,讀者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求證,看它是否百分之百原汁原味。

生命迴旋

作者：鍾灼輝
出版：商周

定價：港幣90元



本書作者鍾灼輝(Bell C.F. Chung)現職香港紀律部隊,也是香港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這本書描述他奇特的親身經歷—2004年11月9日,他在一次飛行訓練時從五六十層樓的高空墜落,歷經瀕死經驗和奇蹟康復,從此展開了一段啟迪智慧的奇幻之旅,並對於生命有了新的發省與領悟。全書彷彿一本不可思議的奇幻小說,卻是一本結合生命勵志與靈性指導的體悟之書。

車仔檔

作者：劉斯傑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168元



街頭小食也可成收藏品!篤魚蛋吃牛雜大的劉斯傑繼《陸上交通工具》後,直闖阿婆和小兒都熱愛的街頭小食車仔檔,由飛機機玩到雞蛋仔、車仔麵,向這廉價卻令人身心滿足的本土文化致敬。書內有會播放主題曲旋律的立體雪糕車、讀者可自主的車仔檔、炭燒雞仔頭車、現已不復見的擔挑臭豆腐等等。除了製作車仔檔Pop-up,作者還逐一介紹每樣小吃,看得人直流口水。

皇帝也是人(宋代卷)

作者：范捷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定價：港幣88元



中國歷史中,宋朝是民間眾多傳奇故事的背景—《水滸傳》,《金瓶梅》,《楊家將》,《三俠五義》,《包公案》,《狄青傳》,《說岳全傳》,別忘了,還有我們喜歡的《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天龍八部》。這些故事,為什麼都發生在宋朝?宋朝是一個情節豐富、場景深遠的時代。有人說,如果你是一個文人,你最好生在宋朝,那是文人的天堂;如果你是一個武將,生在宋朝就是一個悲劇。不過,中國的二十四史,最難讀的是哪一部?《宋史》。篇幅最大,細節最多,讓人望而卻步。本書只用十餘萬字就講出了宋朝的歷史和故事。宋朝的十八個皇帝是主角,他們帶着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一幕幕演出比唐朝時間更長的宋朝故事。

張曼娟 遇見最美好



接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一職的,是台灣著名作家張曼娟。

「我的世界有點小,卻是剛剛好。剛剛好,遇見最美好。」天氣清朗的早晨,拿着張曼娟的散文精選集《剛剛好》與她看着維港慢慢聊天。只覺得時光突然回轉,那些曾經陪伴我成長的文字記憶竟有一天,會在其作者的溫柔語調中緩緩醒轉,恍如初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古典小學堂

張曼娟說,來到香港,她最放心不下的其實是自己的「私塾小學堂」。她說,民進黨執政期間,有一種「去中國化」的傾向,小孩子的語文教育中文言文被一直削減,使得他們討厭文言文,就連李白的詩也不喜歡。對這種狀況忍無可忍的她乾脆在2005年自己辦起了私塾,帶着小朋友們讀經、讀詩、寫作。此期間,她也上台講古典文學,更出了有聲書,十分受歡迎。

對於張曼娟來說,喜歡古典文學,似乎是一個緩慢而悠長的過程。「小的時候沒有什麼娛樂,我們住在比較鄉間的地方,過着有點像農村的生活。晚上母親就帶着弟弟和我,吃完晚飯就在田裡面散步。媽媽帶着一本《唐詩三百首》,破破舊舊的也不知道哪裡的,就讀着,破破舊舊的也不知道哪裡的,就讀着,破破舊舊的也不知道哪裡的,就讀着。」

後來進大學,唸了中文系,講蘇東坡講得出神入化的老師讓她一下對這個古人產生了興趣。「我發現這個人很複雜,你可以從他身上看到各種生活和美學。他是古文家、詩人、書法家,也是水利專家,還是稻田的改革者,是醫生、廚師、美食家,這麼多的東西在一個人身上。而這些還只是表象,他的內裡我覺得是儒、佛、道三家混在一起的,他很多超脫的思想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以前是一寫作的人都是一敏感啊,傷春悲秋啊,覺得很多別人沒有感覺的事情自己有感覺得不得了。所有的憂傷都被放大,自己也過得不開心,也很沒有自信;後來我讀蘇東坡才發覺,人不可以那麼超脫。比如他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就是,前面是那麼悲傷,不能和他弟弟見面,但是到了最後可以一轉,這已經是人生的智慧,不僅是情感的抒發而已。」

張曼娟說,蘇東坡的文字給了她很多人生的啟發,也使得她開始不斷地去了解其他的作家,「因為我想知道他們還可以給我什麼。」從此,她好像一頭扎

進了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喜歡看,喜歡寫,現在更開始做許多關於古典普及的創意項目,如寫《張曼娟藏詩卷》系列,把古典和現代人的生活聯繫起來。

「至於後來我成為儒家或者老莊的推崇者,則是中年以後。其實我們活了這一輩子,最難追求又最希望獲得的,不過是『和諧』兩個字。我們與自己相處的和諧,與其他人相處、與世界相處的和諧……最終我們就是在追求這種境界,就是EQ嘛。」

受寵若驚寵為下

24歲時,張曼娟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海水正藍》,霎時掀起了閱讀熱潮。書在三個月內就賣出了上萬本,更在金石堂的暢銷書榜首位上停留了近两年。整個文壇都震動了,甚至有人把這稱為「張曼娟現象」。當時的學校中,學生似乎都讀張曼娟,而老師沒收最多的書就是《海水正藍》。大家都以為這位爆紅的作家會變成一個驕矜的人,她卻完全故我,沒有一點因為成為暢銷書作家而沾沾自喜的氣焰。「如果你認識『無常』這兩個字又怎麼還會在那種氣息?人生本來就是一場無常,而無常才是自然。老子對我的影響很大,他說,受寵若驚『寵為下』,當別人寵愛你的時候其實應該是你最害怕的時候,因為『寵為下』,被寵的身份是比較低下的—今天我喜歡你的書,明天我就不喜歡了。有什麼好了不起的?」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校園女作家突然成為風頭人物,許多人都預計這只是一時的風潮,也有文壇中人不屑於這種成功,為張曼娟貼上「膚淺」的標籤。「很多人都在等這個風潮過去,有趣的是,這其中也有我本人。我在等待它過去,等沒有那麼多人注意我,那麼嚴厲地批判我。」

現在回頭想想,張曼娟說這個事件對她個人和台灣文壇都有蠻重要的影響。對她個人來說,為了反駁「膚淺」的指責,她發憤圖強,博士畢業並開始在大學裡教書;而對於台灣文壇,也像投入一顆石子,激起了延綿不斷的漣漪。「本來文壇比較像一個江湖,沒有門派很難進去,可是突然進來一個莫名其妙

的女生亂打一氣,自己成為一派。從此之後,愈來愈多的寫作者用這種沒有門派的方式進來闖蕩江湖,也有更多出版社願意出版文學新人的書,也有一些出版界因為出了新人的書而崛起,改變了出版界的生態。我後來想想,跳開我自己的身份,張曼娟在80年代的出現,其實有蠻重要的影響。」

慢慢寫 不斷變

仔細想想,成長的過程中總有她的文字。

高中的時候,看《海水正藍》,文字的觸角好像不斷繞著心裡最柔軟的角落,看着看着鼻頭就酸了。後來和死黨們討論最多的,是《鴛鴦紋身》,她把那些古典故事一個個慢慢再寫過來,每一篇都不長,情景人情卻流光溢彩地瀉出來,看得我們一幫小女生陶醉得不得了。之後大家便約在一起,到新華書店中「搜刮」張曼娟,《火宅之貓》是蒙太古奇般跳躍的愛情,《我的男人是爬蟲類》則是當時的我們仍未完全讀懂的憂鬱,與焦灼。

之後的日子,讀書、升學,生活過得忙忙碌碌。每逢開始覺得與內心的自己有些離離時,每逢覺得自己渺小、無用、醜陋而一無是處,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懷疑時,張曼娟的文字就好像成為了我的救命稻草。我抓着它,像聆聽親切的耳語,一點點把力氣重新攢起來。

張曼娟說,出《海水正藍》時,好多人都和她說讀得最爽的就是可以哭得很厲害。接下來的第二本,出版社老闆也希望她繼續「藍」下去,一定好賣。她卻很警醒,「既然第一本賣得不錯,就要更認真去看待我的創作,才不會讓自己丟臉,讓讀者失望。」兩年後的第二本書,她刻意修走了所有那些可能惹人哭泣的部分,「讓你難過,但是哭不出來。所以後來有人說我的書看着很沉重,但是哭不出來,心上面像是有什麼東西,很悶,但又會想很久。這其實是我想要達到的一個藝術效果—介於悲傷和哭泣之間的那個東西是什麼?我很想知道。」

讀張曼娟的書,女生的感觸也許更強,就好像經歷了沮喪與挫折後,仍然

能看到溫暖的出口,懂得回頭來重新看自己。也許也因為這個原因,張曼娟被稱為「療癒系女王」。

「其實最先被療癒的是我。散文不用說,經常寫的都是和自己生命經驗有關的事。寫小說的時候我入戲很深,會想像如果是自己碰到這種情況會怎麼樣,所以你說的那個溫暖的出口其實是我對自己處境的一種詮釋吧——覺得我可以這樣想,可以這樣看、這樣做。其實每個故事也都是我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練習題。我希望我不斷練習,等到我生活裡面真的碰到不幸或者挫折的時候我也可以這樣去處理和看待。」

雖然都有溫暖的出口,這些作品的風格卻十分不同。《鴛鴦紋身》如同對古典的致敬,文字之美讓人心折;《火宅之貓》卻好像突然跳到現代都市,跳脫又詭譎。

「我有一個時期是很集中的古典時期,到《鴛鴦紋身》和它同期的《風月書》達到巔峰,然後就嘎然而止了。那是我自已意識到的。當時很多人對我說很喜歡《鴛鴦紋身》,那樣一種文字的密度和美感其實很難見到,也問我說以後會不會再寫。我說不會,因為我覺得寫作很練功,只有自己練的人才知道在練這個功的時候,那個走火入魔的一線之間。我朝着《鴛鴦紋身》繼續下去的話就走入火魔了,會太耽溺在那些文字和氣氛的某些取巧中。我覺得這是不對的。《鴛鴦紋身》和《風月書》94年出版後,極度抒情,極度美之後,我覺得我應該停下來想一想,後來的《火宅之貓》,其實受到香港的影響很深。我95年的時候在香港住過幾個月,《明報》向我邀稿,寫一些小故事。香港給我的感覺很特別,是很蒙太古的城市,很海味市廛樓的,充滿了詭譎與奇幻,是很難具體去描繪的城市。於是我決定用一種和以前不一樣的筆法去寫。後來那些小故事就成為了《火宅之貓》的基礎,它其實是終結了我的古典時期,開始了另外一種氛圍。文字上更簡潔,意象上更有現代感,節奏感也快。這都是香港經驗帶給我的影響。」

這次將在香港停留不短時間,又會否寫出新的故事?

「嫁給誰都幸福」是善意的忠告

書評

文：韓浩月

前不久,在一位朋友的新書發佈會上,我闡述了一個自己都覺得不太可信的觀點:所謂婚姻,其實就是無論你娶了十分喜歡的姑娘,還是因為各種外在因素娶了不怎麼喜歡的姑娘,結局都是一樣的,一樣擺脫不了七年之癢,一樣會經歷疲憊與厭煩期。換個說話就是,無論走直線,還是繞一個半徑,終點始終等在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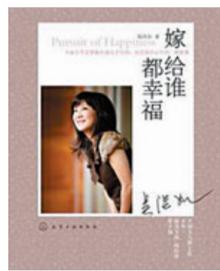
這個觀點自然遭到了朋友們的駁斥,認為我輕看了愛情。這年頭誰敢輕看愛情等於承認自己愛無能。但台灣著名暢銷書作家吳淡如女士新出版的《嫁給誰都幸福》,卻給我的觀點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支持。還有比這本書的書名說得更直白嗎?女人不要對男人那麼挑剔啦,只要你有修練、改造、接納自己的能力,並且真切地愛自己,那麼所嫁對象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看透愛的本質,並掌握愛的密碼。

吳淡如女士出版過很多情感著作,以前也浮光掠影地讀過,但這本《嫁給誰都幸福》從立論到詮釋再到結論,都很樸素。情感作家也需要成長與歷練,在一些情感作家依然沉浸在批判男人的樂趣裡不能自拔的時候,吳淡如開始為男人說話了,或者說,她在看透男女情感糾葛的關鍵所在之後,開始尋找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法,這方法一點也不複雜,用武俠小說的說

法叫「一招致命」,《嫁給誰都幸福》所給出的致命一招就是「放棄找個完美情人,接受『及格先生』」。

現在的學生,在成績上很少有不及格的,按這標準簡單的推算,社會上能達到及格標準的男人,也一抓一大把,但《嫁給誰都幸福》也給女性讀者出了個難題,放棄尋找優秀男人而甘於和身邊僅僅及格的先生們談戀愛,說說容易,實際操作起來很難,萬一「下一個男人會更好」呢?吳淡如花費了那麼多時間和力氣寫這本書,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別等下一個男人了,眼前的這個就很好。

《嫁給誰都幸福》不是本情感理論書,而是本故事書,短小有趣的故事串成的這本書,容易理解又好學習、模仿,操作門檻降到了最低。僅舉一例,一男人總愛玩失蹤,愛他的女人每次都像媽媽尋找躲起來捉迷藏的孩子,結果讓男人驕傲的本性愈加強烈,後來



作者：吳淡如
出版：化學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年9月
定價：人民幣26.8元

女人也玩了一次失蹤,不得了啦,這男人又像孩子找媽媽似地四處尋找,經此教訓之後,男人收斂了很多。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合理使用技巧,不是在利用對方的性格弱點,而是幫助對方發現自己的重要性,繼而激發或早已麻木、習慣的愛的神經。

有人說過,給你不喜歡的人寫一百封情書,你會覺得原來愛上一個人也是挺容易的。愛其實是一個說服自己接納的過程。開始時你愛上一個人,是有理由的,接下來走向如何,完全看你是繼續尋找愛對方的理由,還是有意無意地告訴自己已經不愛對方的理由,假若是前者,那麼就很容易獲得你想要的幸福,而若是後者,恐怕經歷多少段戀愛,都有可能是新的厭倦接着舊的厭倦,讓你對愛情、婚姻、甚至自己都產生厭倦。

「愛的能力」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說得清楚,而《嫁給誰都幸福》卻是一名情感女作家善意的忠告,吳淡如告訴女讀者們放棄想像、踏實地去愛,如果男人閱讀此書順便懂得了「要誰都一樣」的道理,那麼這個世界就會從此和諧,再無那麼多淚水紛飛的愛情悲劇每天上演了。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